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

第三十三回 高府舊人方走散 寇家骨肉又相殘

卻說夢鸞小姐尼庵養馬，這幾句話方才提過，不道也可。言不著夢鸞小姐途中阻，聽表狂生伏士仁。好色貪花生惡計，全不怕觸怒蒼天動鬼神。循環報應加一倍，八兩原來換半斤。到後來嬌妻償了風流債，鄰里人談笑破唇。暫擱後話休先講，逼真是人逢喜事長精神。伏士仁二十六日清晨起，打扮的花帽鮮衣一色新。還有個作夢的奴才更可笑，夜貓子想入鳳凰群。梳洗已畢出書室，要到那上房打探信音。單等著早飯以後中了計，他好去拜堂合巹慶新婚。剛然走至儀門內，只見那丫鬟僕婦亂紛紛。人人口內說奇怪，是怎麼鎮國府內總丟人。狂生心下嚇一跳，連忙啟齒問原因。蜂兒說：「小姐青梅都不見，夫人後面去找尋。伏生聞言魂不在，兩腳如飛往裡奔。跑到繡閣抬頭看，瞧見他姑母低頭面似金。家奴院公全都在，就只不見了女千金。忙嚷道：「還不各處急急找！」夫人回言：「那裡尋？他往嶺南去找父，那不是個帖兒案上存？」伏准連忙觀仔細，字雖不多話語新。寫的是：「拙女夢鸞留字奉，幾句哀言稟母親。為兒家內難居住，怕的是惡犬毒狼把我吞。並非私逃明告稟，兒今遠害找天倫。有日回家重謝罪，再報萱堂慈愛恩。前朝得曉奸謀計，險把為兒氣壞心。有心劍下將他廢，可惜他，好容易托生一個人。閻王高興把人皮賞，就是那判官小鬼也操心。送你投胎好父母。最貴無如男子身。又有鼻子又有眼，又有眉毛又長唇。十九載的工夫剛長大，度過了萬寸光陰萬寸金。糧米吃了多少石，酒肉糟蹋幾千斤。但不知賴有何人助，那個相幫彩過芹？《三字經》認熟了『習相遠』，描紅字渾忘了『上大人』。讀《詩經》止記得『窈窕淑女』，全不想『思無邪』君子立身。念『子曰』錯會了聖賢之意，喝墨水染成了著色的心。就只是《千字文》還有句『知過必改』，佛經上還許個悟後成神。金石言不過是勸君行好，也明知自無益對狗彈琴。」伏生看罷黃了臉。又羞又氣又難禁。眼似鑾鈴東西看，瞧見了小姐的妝匣案上存。裡邊放著一封字，帶怒的狂生把手伸。也是鄭昆該有難，事起因由作禍根。卻是那老爺的原書與小姐，為念天倫不忍焚，昨日夜間行的緊，不曾燒化尚收存。伏生一見心冒火，觸起無明十二分。圓睜二目，手指鄭昆罵：「老狗好哇，原來是你破我婚！暗透消息拆好事，就不該假意應承受我銀。」越說越惱一伸手，抓起支窗棍一根。照著鄭昆攔頭打，響亮一聲中頂門。冷不提防吃一下，仰面朝天躺在塵。梁氏一見衝衝怒，氣惱加攻橫了心。大叫：「狂生無道理，不思己過太心昏！我夫妻穿青衣來抱黑柱，怎敢忘恩背主人？既知陰謀與毒計，理當通報稟千金。小姐開恩饒不死，就該愧悔自回心。欺心打我老頭子，老命今朝合你拚！」身搖體戰朝前走，兩手來抓伏士仁，狂生一見紅了眼，單手斜揚把棍掄。照著梁氏又一下，老人家頂冒紅光鮮血噴。一跤跌倒連蹬腿，傍邊惱怒眾僕人。

男婦家丁見如此光景，一齊帶怒向前，左右攔住，叫聲：「大相公今日可大大的錯了！他乃有功於主人，就是千歲、夫人也不曾罵過他一句，今日將他這等毒打，到底是他有了什麼欺心作歹之處呢？」伏准怒目橫眉說：「我偏要打他，你們這個樣子，是要不依麼？」伏夫人把手望床上槌的一片聲響，說：「我的老老子，饒了我罷！你們快把他老兩口子抬過去，用些薑湯灌灌，把梁氏給他包好腦袋，叫他們將養去罷！」

當下眾人動手把他二人抬至前邊。梁氏哀聲不止，血流滿面，鄭昆還是昏迷不醒。眾人亂成一處，梁氏只要去找伏准與他拚命。王氏忽然想起，說：「鄭大爺不要著急，大叔那葫蘆裡現有金丹，前者小姐得了那金丹，服下去就好了，你老夫妻何不各吃一粒？」說罷，連忙取丹與梁氏一半敷傷。一半服下，又與蒼頭灌了一粒，登時全愈。眾人甚喜。

正自議論，只見勞動忙忙走來說：「張和、王平、李清、趙泰四位大哥聽真，夫人有命，叫你四人就此去趕小姐，趁他去的，急急快去。」張和說：「我們縱然趕上，他要是不回來，我們敢怎樣？」勞動說：「夫人吩咐，帶著繩子，他若不回來，只管拿住捆綁而來。不然夫人縣中遞狀，告他背母私逃，那時飛簽火票捉他回來，成何體面？叫你們快去，拿不回來，一定重責。」四人聞言，面面相覷，只得說了一聲遵命。勞動轉身出去。王氏咬著牙用手指著罵道：「忘八養的，欠殺了鬼魂！」張和低聲喝道：「你瘋了麼？他才出去，走之未遠，要叫他聽見，又是是非！」王氏說：「聽見就聽見，不怕咧！」孫氏說：「他媽那屎，聽見又是幾條腿壞壞兒搽的！」趙泰說：「大家且住，方才派的這差使，咱們到底去與不去呢？」

李清不語頭低下，王平不言心內焦。彼此躊躇多一會，張和也是皺眉梢。呼聲賢弟：「你細想，這件事兒頗費勞。咱是奴來他是主，怎麼敢繩拴鎖綁似捉逃。況且姑娘會武

藝，自來激烈性情豪。惹的千金生了氣，定是擣頭賞一刀。」王平說：「那是現成不用講，這件事有講究內中包。那裡倒是夫人命，分明是暗與伏家的去效勞。背主忘恩將他助，仔細思量合不著。捉獲姑娘咱不敢，趕不回來他不饒。鄭大叔我們如今怎麼好？你老何不設計較。」蒼頭未語先長歎，傷心二日淚滔滔。說：「這般光景實難過，何苦的受他閒氣與煎熬。我今要去趕小姐，同上南邊把千歲瞧。但能得見恩主面，縱然就死樂逍遙。」梁氏說：「你去之時我也去，捨死忘生走一遭。」眾人異口同說好，「給他個各奔前程大散朝。大叔要走我也走，斬釘截鐵莫嘮叨。」孫王二氏齊拍手，說道：「比計妙的狠著。大家散夥由他去，不過是千歲遺留的那把糟。滿拼著抖擻十數載，短命鬼一定中空要抱瓢。還有個壞透了的蜂狗賊，提防著更比從前大放刁。要不趁早將他躲，每日饑荒怎麼熬。」鄭昆說：「既然要走莫留戀，就急忙打點行李共衣包。」孫王二氏連答應，開言有語問根苗。

「咱們如今幾時走呢？」張和說：「我們四人就此只說去趕小姐，先牽了馬出去，找下車輛，等初更之後來接你們遠走高飛。打聽小姐回來，再來伏侍。鄭大叔到了嶺南，見了老爺、姑娘，替我們稟復，並非忘恩背主，皆因勢出無奈。」說至其間，彼此泣下。

話休煩敘。到了夜間，張、王四人各攜老小，悄悄私逃去了。那老蒼頭自服了仙丹，精神齊力勝似少年，那條癩腿也忽然全愈。老婆兒十分健壯，遂拿了行李包裹，暗暗出來，曉行夜住，奔往江南。一路追尋小姐，不見蹤跡。那日到了仁和縣的地界，蒼頭說：「咱們何不進城找著翰林府，看看姑爺，與他送個信，豈不是好？」梁氏說：「倒也罷了。」遂奔往城中而來。只說看望姑爺，誰知那寇公子遭了一場殺身之禍。禍從何起呢？只得細表。

原來寇翰林自告病歸家之後，觀山玩水，縱情詩酒，日久月深，染成弱症，竟至不起。海氏夫人也是個虛勞身體，不能操持，家事都是二房槐氏料理。夫人先期而逝。寇公臨終，將槐氏喚至面前，將家資帳目悉交與大公子掌管，還有素日積下的八百紋銀，取出二百兩預備自己的後事，那六百兩囑咐公子好好收藏，與他兄妹三人作婚嫁之用。公子的胞妹名喚瓊花，年方二八，待字未聘。二公子寇瀟，表字雲虎，年方六歲，乃槐氏所生。彼時寇公下世之後，公子遵父遺言，謹守度日。龍石橋南住著個名儒，姓康，乃進士出身，是寇公的契友。公子受教於彼，日日在那裡課讀，每日早去晚歸，午間買些點心在學中食用。

這一日，天晚下學，在燈下正看文章，書童進喜向前稟道：「曹相公來了。」原來這相公就是曹文豹。寇公子見其進來，不覺大喜，連忙離坐，迎進房中，敘禮歸坐，書童獻茶。書生說：「兄長幾時回來？衛兄到家可好？」曹爺說：「好，不但衛兄為人義氣可交，就是他令正嫂嫂也是個灑脫出塵的，見人全無拘泥之態，待我如骨肉一般。住了幾天，夫妻百般慰勸，我因記掛往南海進香，苦苦辭歸。」公子說：「如此看來，是一對賢夫婦了。」說話之間，曹爺又把路遇高公之事說了一遍。公子驚歎不已。良久，又問道：「兄長南海進香，幾時起身？」曹爺說：「明日發信，後日起程。這一別還得好些時不會，故來與賢弟盤桓半夜，明日就不能來了。」公子說：「小弟奉敬一杯素酒，與兄發腳如何？」曹爺道：「敢好。」公子遂吩咐進喜到後邊取酒來，擺在桌上，公子制中不敢用酒，以茶相陪，二人對坐，慢飲談心。

他二人意合情投如骨肉，話至投機語不窮。講一回關地開天盤古事，三皇五帝聖人風；論一回堯王訪舜傳天下，匹配娥皇與女英；歎一回至禹德衰家天下，成湯相繼起刀兵。曹生說運敗商朝出紂主，岐山鳴鳳武王生。公子說幽王買笑失天下，妄起狼煙國祚傾。曹爺說平王以後春秋始，燕韓齊楚亂縱橫。公子說漢爭鋒秦乃滅，斬蛇起義漢乃興。曹爺說魏吳背漢皆賊子，劉氏終須是正

名。公子說司馬滅曹滅漢，一樣葫蘆畫的清。曹爺說五朝二百單八歲，宋齊梁陳隨帝登。公子說大唐高祖除隋亂，太宗相繼整乾坤。曹爺說高宗以後多女亂，豔妃牝後辱皇宮。公子說官闈竊權蒙聖主，致有殘唐五代名。曹爺說陳橋兵變周禪宋，太祖龍飛我國興。二人說至得意處，彼此大笑樂無窮。直飲到花相弄影窗橫月，忽聽的畫鼓頻敲已二更。

曹爺說道：「天交二鼓，酒已過多，愚兄告辭。」公子說：「盡在此壺，兄長再飲一杯如何？」曹爺說：「明日發腳，行李還未收拾，歇息歇息，後日也好起早。」公子說：「此去幾時回來？小弟好備下接風酒。」曹爺說：「不過五月下旬也就回來了。玉板香芋乃南海所產，劣兄帶些回來奉送賢弟。」書生笑答道：「小弟恭候便了。」當下二人執手作別。次日曹爺南海進香，公於還是入學讀書。

且說寇公之妾槐氏，當日寇公夫人在日，是他掌家，銀錢在他手中出入，又生來量宏喜飲，寇公常不在家，夫人有病懶於行走，他弄些酒肉在自己房中任意吃喝已慣。如今是公子掌家，遵父遺訓，凡事不敢浩費，妹子瓊花、兄弟雲虎與庶母槐氏每人一月二兩銀子，以為零用。槐氏娘兒兩個一月四兩銀子，那裡夠他吃肉喝酒？因此懷恨大公子，只要想法害了他，自己兒子好掌家產。錢不夠使，將些衣服首飾拿出來，煩隔壁鄒婆子與他典錢，買著吃用。自古道：「櫻桃小口，吃倒泰山。」不上三年，把些釵釧衣裙看看吃盡，肚子還是不滿。

這日正在房中發悶，鄒婆子提著花箱走進房中，槐氏連忙讓坐。婆子坐下，說：「這是洋船上發來的新翡翠戒指、玉簪、翠鈿、宮粉、頭油、牙梳、寶鏡，各樣俱全，二奶奶看看，留下幾件。」

槐氏開言長歎氣，說：「如今那裡似當初？新當家的真會過，柴似金條米似珠。我終朝不過吃碗家常飯，額外零錢那裡出？除了每月二兩賞，一個雜邊腰內無。慢說買物無錢使，這幾天好酒難得吃個足。虎兒是乾鮮果品常吃慣，見了那不如意的東西就要哭。這兩錢那裡夠我娘兒用，慙的人兩手空紮瞪眼珠。」婆子聽了微微笑，說：「二奶奶不會享福枉聰明。」槐氏說：「我這福是從何想，如今居人簷下氣不平。」婆子說：「設想良謀生巧計，暗定機關把事圖。」槐氏說：「若要家財歸我手，除非是把那人除。」婆子點頭說：「不錯，紅土子為珍去了珠。」槐氏說：「要行此事須巧妙，走漏風聲禍便速。我早已想了一個除他法，飲食之中下暗毒。這件事必須鄒嫂幫著我。」婆子搖頭：「我不可，要作是你自己作，人命關天相反覆。」槐氏聞言心下急，強笑開言把大嫂呼。

說：「鄒嫂，你方才指引我暗中下毒，我手中並無毒物，還求你與我買買。」婆子說：「這買毒藥害人也是耍處？萬一事發，我就是個死罪。不去，不去！我要作買賣去了。」說著，站起要走。槐氏伸手拉住說：「你要與我買來，大大的謝你，好歹與我辦辦罷。」婆子遲了一回，說：「罷了，我與你買買便了。」槐氏歡喜，問道：「得多少錢？」婆子說：「好奶奶，一個毒藥，錢就買的來麼？一包至少也得四五兩銀子。」槐氏回身，開櫃取了兩個手鐲一對金釵，說：「這個足當十二兩銀子，你拿去當了買藥，剩下都是你的，權當謝意。」婆子滿心歡喜，接到手中，說：「我還告訴你個下藥的法子：他每日往河南裡讀書去，晌午不在家中吃飯，這就是個好機會，你把藥暗暗下在他點心之內，他拿在學房中吃死了，與咱何干？還許你向康進士不依哩！託他幾個錢兒，也未可定。」槐氏連稱好計。